李詩辨疑

李詩辯疑卷下

温州樂清蕩南朱諫撰

姪守行校刊

留別于十一兄逖裴十三遊塞垣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鯢兔何足言天張雲卷有時節吾徒莫嘆羝觸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悵望何可論既知朱亥為壯士且願束心秋毫裏秦趙虎爭血中原當去抱關救公子裴生覽千古龍鸞炳文章悲吟雨雪動林木放書輟劍思高堂勸爾一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為吾楚舞吾為爾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恥作易水別臨岐淚滂沱

此詩雖無顛放鄙俗之病而辭意輕淺牽強如云且願束心

秋毫裏及秦趙虎爭血中原悲吟雨雪動林木且探虎穴向沙漠等句皆不穩當為可疑也以白之留別曹南群官與別王司馬諸篇較之可見大抵效李白者開口便欲開張中間細微曲折殊少滋味或至於猖狂自恣而無法度之可守也譬若今人之丹青學吳小仙放筆於高崖直榦已自失其真矣於平遠微茫處必不能肖其一二也文章力量局於氣稟況白之天授者乎

別山僧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涇溪平明別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雲梯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回看萬嶺低謔浪肯居支遁後風流還與遠公齊此度別離何日見相思一夜暝猿啼

此詩平平如云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回看萬嶺低語句雅

弱恐非白作又况詩體輕賤為可疑也

會鄒尭祠送竇明府溥華還西京

朝策犂眉騧舉鞭力不堪强扶愁疾向何處角巾微服尭祠南長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噴作金砂潭笑誇故人指絶境山光水色青松藍廟中往往来擊鼓尭本無心爾何苦門外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銀鞍繡轂往復迴䕺林蹶石鳴風雷遠烟空翠時明滅白鷗歷亂長飛雪紅泥亭子赤闌干碧流環轉青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龍蟠君不見緑珠潭水流東海緑珠紅粉沉光彩緑珠樓下花滿園今日曾無一枝在昨夜秋風閶闔来洞庭水落騷人哀遂将三五少年輩登高望遠形神開生前一笑輕九鼎魏武何愁銅雀臺我歌白雲倚窻牖爾聞其聲但揮手長風吹月渡海来遥勸仙人一杯酒酒中樂酣

胥向分舉觴酹堯堯可聞何不令皋陶擁篲橫八極直上青天揮浮雲高談小飲真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賒蘭亭雄筆安足誇堯祠笑殺五湖水至今憔悴空荷花爾向西秦我東越暫向瀛洲訪金闕藍田太白若可期為余灑掃石上月

辭涉放誕意無倫次題云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前二十句只說自己到於堯祠并祠廟景致未嘗見送別意君不見以下却說綠珠潭及洞庭銅雀等故語一場與上堯祠又無相關及至舉酹堯及堯祠笑殺五湖水等何與上文又不相蒙爾向西秦我東越以下結語無所歸着徒爾誇誕不相接續又無照應且中間句語多有粗俗用字過於堆塑恐非白之詩也按舊本此詩之前有魯郡堯祠送吳五之琅

琊古選八句清朗流動此詩次於前詩之下題云會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豈是他人之詩錄者因題有會郡堯祠四字相同遂誤置于此耶是未可知也以其音律考之當是唐人所作但為唐詩之劣等粗鄙而纏綿者也送吳五詩見選註十卷

送薛九被讒去魯

宋人不辨玉魯賤東家丘我笑薛夫子胡為兩地遊黃金銷衆口白璧竟難投梧桐生蒺藜綠竹乏佳實鳳凰宿誰家遂與群雞匹田家養老馬窮士歸其門蛾眉笑躄者賓客去平原却斬美人頭三千還駿奔毛公一挺劍楚趙兩相存孟嘗恍狡兔三窟賴馮諼信陵奪兵符為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刎首為李園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尓去且勿

誼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

歷數古人有若點兜以之誇多鬬靡則可也若云掞藻舒情恐不宜如此之拙白豈拙者哉李集中此等詩最多味必俱是他人効白之作或他作誤雜於集中未可知也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一作西京時凝弟在席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土牛滯東魯沈弟欲行凝弟留孤飛一鴈秦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掛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客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興來疑是山陰夜中雪明月斗酒別惆悵清路塵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原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折翮翻飛隨轉蓬聞絃虛墜下霜空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公

辭氣格調與前送薛九詩魯郡送竇明府詩相似第不知何人所作以之污白則不可也

灞陵行送别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鸝愁絶不忍聽

辭格亦頗清亮疑亦唐人送别之詩較之於白殊少沉鬱之氣結語輕淺尤為可厭

送羽林陶將軍

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烟萬里横戈探虎穴三不拔劍舞龍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

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

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朝辭明主出紫宫銀鞍送別金城空天外飛霜下葱海火旗雲馬生光彩明塞清塵幾日歸漢家草綠遥相待

右送陶將軍程劉二侍郎詩辭氣粗率大類相似陶將軍詩以贈鞭爲賭氣二侍郎詩謂草綠相待尤見鄙拙似可疑也故俱闕之

送姪良携二妓會稽戲有此贈

携妓東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雙入鏡中開

辭太輕褻恐非白作設有此贈亦所不取

送張遥之壽陽幕府

壽陽信天險天險横荆關符堅百萬衆遥阻八公山不假築長城大賢在其間戰夫若熊虎破敵有餘閑張子勇且英少輕衛

羅侍投軀紫髯將千里望風顏勗尒効材力功成衣錦還

辭氣平平如云不假築長城大賢生其間語句欠瑩結弱拔闕之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沙白石長江邊昨夢江花照江國幾枝正發東窻前覺來欲往心悠然䰟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橫烟不可涉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草綠可折西寄長安明月樓

按送王昌齡共二首前首辭氣清暢首叙秦地與桂陽便見送別意藹然可以動人者非獨文字工也此是第二首用事堆疊瀟湘越鳥秦雲桂水河洲長安錯雜言之似無緒次之可尋恐白作亦非白之送王昌齡意也恐他人之詩誤雜於

白之集耳格調較之彰彰可見

送別

尋陽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裏勝境由来人共傳君到南中自稱美送君別有八月秋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

辭氣稚弱殊無老態非白作也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吴王宮殿時浣紗石古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清溪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

格卑而辭俗非白作也

送侯十一

朱亥已擊晉侯嬴尚隱身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亦不火食遊梁同在陳空餘湛盧劍贈尒託交親

李白之詩有淺淡而存深味者叙情寫意藹然而流動也有但淺淡而直情者若送侯十一等作是也雖一時之應酬而音響節奏自別也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喘月氣成霞水國鬱蒸不可處時炎道遠無炎車夫子如何涉江路雲帆嫋嫋金陵去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

李白送門人武諤詩亦為伯禽作也辭意懇到而有章此詩

淺淡殊無文采疑非白作豈白之匆匆信筆而成者乎豈亦當時之好事者擬白之題而効為之者乎

送殷淑三首

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為潮俄然浦嶼闊岸去酒船遙憶別耐取醉鳴櫓且長謠天明爾當去應便有風飄

其二

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回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流水無情去征帆逐次開相看不忍別更進手中杯

其三

病飲龍筇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詩凡三首皆為可疑如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為潮及岸去酒船遙天明爾當去應便有風飄等皆淺俗而無味者也又如

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深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又稚而弱者也曾謂白為之乎

送韓侍御之廣德

昔日繡衣何之榮今宵貰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

此詩可疑者辭意太輕又晦而難明也如云酣歌一夜送泉明又不知何所謂也或云泉明為廣德之地未知是否

白雲歌送友人

楚山秦山多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水上女蘿衣白雲早卧早行君早起

辭意纏綿而渙散如云女蘿衣白雲早卧早行君早起非惟纏綿而又卑弱置於晚唐尤為最下之格以之汚白甚不可

也

送禪通師還南隱靜寺

我聞隱靜寺山水多奇蹤岩種朗公橘門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錫還孤峯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

辭欠妥貼雖是白作亦未足深為法也

送舍弟

吾家白額駒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

辭涉輕浅恐亦一時信手之作故無意味難以為法故闕之

同吳王送杜秀芝舉入京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日憑寒烟欲折一枝桂還來雁沼前

辭順乎順惟王許回也賢句欠穩妙闕之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流澧州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劍刻玉字延平兩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雁迴峯

辭意平平結語欠瑩在李白亦非得意作也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并序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非其宜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而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凛然英思逸發來下曹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泛素波而竟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慜起予輙冠名賢之首作者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迴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

花落洞庭氣清嶽秀有如此郎將一家拖金紫門前食客亂浮雲世人皆比孟嘗君江上送行無白璧臨期惆悵若為分

序與詩皆隨時應酧詩雖稍勝於序自第五句以下俱是趂搭之辭殊少意味如云郎將一家拖金紫及江上送行無白璧臨行惆悵若為分未免於牽強草率盖信手之作精神華采自不足也

送郄昂謫巴中

瑶草寒不死移植滄海濱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子若洞庭葉隨波送逐臣思歸未可得書此謝情人

辭意平平乃一時送別之作也結語弱故闕之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一作陪侍郎叔華陟樓陰樓歌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

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窺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復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前八句辭氣雖云雄壯用字猶有未穩如云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窺日月似欠穩當抽刀斷水水更流以下四句意既不相接續辭又軟弱粗俗前者既疑非白後者豈白之所為乎設使前者是白之作則後者之非白亦明矣此等之詩似不可曉姑闕所疑以俟知者

酧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桃竹書筒綺繡紋良工巧妙稱絕群靈心虛映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中藏寶訣峨眉去千里提携長憶君

此詩不甚精其辭意俱平平焉耳是白一時應酧不足多也

荅湖州迦葉司馬問是何人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来是後身

此詩謔浪不相照應金粟如来乃是佛也不是仙人仙佛自是二事謫仙又是東方朔歲星之謂知章以之稱白假彼贊此非謂白為佛也今以如来對待言之不相照應如呼張三而以李四荅也凡此等詩如飯顆山前逢杜甫之類若後人造為箕山之歌者皆假託之辭也但世之好事者以訛傳訛不復致詰遂至亂真予故不能以默默也

以詩代書荅元丹丘

青鳥海上来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留綺窻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勖憶我勞

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杳難見浮雲横遠山

按此詩李白或因便中代簡問意辭亦平　平耳較諸常時與元丹丘之作大有不侔者故闕之

酬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携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鰓呀呷鬐鬣張撥剌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杌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飛為君下筯一餐飽醉着金鞍上馬歸

辭意平平亦一時應酬之作也故闕之

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黄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問其㨿憶我腸斷續不以千里

遥命駕來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飈褰予未相知茫茫綠雲垂俄然素書及解此長渴饑策馬望山月途窮造階墀喜玆一會面若覩瓊樹枝憶君我遠来我歡方速至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且向山客笑與君論素心

詩辭清濁相雜意亦平平如云憶君我遠来我歡方速至又云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等語未免支離近俗與前十句不同自黃鶴東南来至長嘯臨清飈十句辭清而暢自褰予以下一段為可疑也故闕之

翫月金陵城西孫楚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着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鈎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

人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披紫騎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揶揄我意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囬橈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君為之謳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臨風飈繫之衣裘上相憶毋長謡

按自昨說西城月至喧呼傲陽侯十四句詩與序合意已足矣但少結語耳自半途逢吳姬以下十六句與上文不相蒙辭又鄙俚如云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囬橈及贈我數百字至相憶毋長謡等情皆為吳姬謡褻之辭序中所無者也竟不知為何人之詩因何事而作誤入于此後世不察遂以為白之詩也白豈若是之柔媚而鄙俚

者乎

醉後荅丁十八以詩譏予搥碎黃鶴樓

黃鶴高樓已搥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却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譏君平簾下誰家子云是遼東丁令威作詩調我驚逸興白雲遶筆窻前飛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熳尋春暉

搥碎黃鶴樓言甚醉也集中有江夏贈韋南陵詩云我且為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為我倒却鸚鵡洲大抵皆言醉後豪放之意後世相傳遂為話柄此詩雖若可疑玩其辭氣迭宕實出李白之手而贈韋南陵之詩或乃後人効為之者因有搥碎黃鶴樓之語而遂倒却鸚鵡洲之句相對並舉以資諧謔

焉耳乃詩家之老嘴習俳優之故態非大義所關也故闕之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以月滿泛洞庭

君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開緘識遠意速此南行舟風水無定準湍波或滯留憶昨新月生西簷掛瓊鈎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狂殺王子猷巴陵定遠近持贈解人憂

此詩姸媸錯雜如開緘識遠意速此南行舟憶昨新月生西簷掛瓊鈎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皆至到之句非白不能道者惟風水無定準與狂殺王子猷之句非惟不瑩而又近俗為可嫌耳以故闕之而未敢遽選以為之註也或曰少疵不足為大病宜併存詳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五松山在南陵銅坑西五六里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
勑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為秋
風摧紫蘭葛巾東出商山道采秀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
人兩君解來一何好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峯
夾水向秋浦五松名山當夏山銅井炎爐歊九天赫如鑄鼎荊
山前陶公鑊鑠呵赤電回祿睢盱揚紫烟此中豈是久留處便
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風且高臥颼颼吹盡炎氣過登厓獨立
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
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恩榮骯髒不能就珪組至今空
揚高蹈名夫子工文絕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illegible]
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逢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為
三峽流泉音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

此詩辭意冗雜妍媸不一前八句頗清暢至於兩君鮮來何好又不成句法矣意謂相逢東園公綺里季二人為好特意圓而語滯耳一時相逢樂在今句又稚俗結語而無味以今論之若去中間陳腐冗雜則當為絕作也大抵唐人皆能詩此不知為何人所作謬入草堂之集也

酧崔十五見招

爾有為迹書相招琴溪飲手跡尺素中如天落雲錦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

辭不穩當恐非白作或曰是白一時倉卒酧答之辭若然亦不足深以為法矣

荅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萬里浮雲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

孤月滄浪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懷余對酒夜霜白玉牀金井水峥嵘人生飄忽百年内且須酣暢萬古情君不見狸膏金距學鬬雞坐令鼻息吹虹蜺吟詩作賦北窻裏萬言不直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同騨騄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折楊皇華合流俗晉君聽琴枉清角巴人誰肯和陽春楚地由來賤奇璞黄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為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顔色蒼蠅貝錦喧謗声曾参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與君輸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一生傲岸苦不諧恩踈媒勞志多乖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劔拄頤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君[illegible]字伯海 伯當作北 英雄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

三叉高棘居 棘一作下 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鍾鼎踈

按舊註蕭士贇曰此篇造語敘事錯亂顛倒絕無倫次蓋詭一事尤為可笑決非李白之作乃先儒所謂五季間學李白者所為耳又云偽贋之作無疑第南豐大儒既以貪多而編入樂史後序復摘取其吟詩作賦北窻裏萬言不直一杯水之句則嘗肉知味何在馬肝士贇此論大槩得之裴尚書即行儉也高宗時為禮部尚書

江上望皖公山

奇峯出奇雲秀木含秀氣清晏皖公山巉絕稱人意獨遊滄江上終日淡無味但愛茲嶺高何由討靈異默然遥相許欲往心莫遂待吾還丹成投迹歸此地

辭意平平如云巉絕稱人意亦是尋常語也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岳僧方外

衡嶽有闕士五峯秀其骨見君萬里心海水照秋月大臣南溟去問道皆請謁洒以甘露言清涼潤肌髮明朝落天鏡香閣姿銀闕登眺餐惠風新花期啓發

誠乎交相與之辭未見警策之語故闕之

金陵望漢江

漢江廻萬里派作九龍盤横潰豁中國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

辭浹歸美意則奪強與鸚鵡洲岳陽樓等詩大不侔矣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時客逢崔侍御並登此地

送客謝亭北逢客縱酒還屈盤戲白馬大笑上青山廻鞭指長

安西日落秦關帝鄉三千里杳在碧雲間

詩本一時信手舊說引入忠義未免過於穿鑿今玩時意亦是平易不必擬之太高也

過崔八丈水亭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窗落敬亭雲猿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閒隨白鷗去沙上自為群

平淺之辭而清幽併在君之句意尤未穩

下途歸石門舊居

吳山高越水清握手無言傷別情將欵辭君掛帆去離魂不散烟郊樹此心鬱悵誰能論有媿叨承國士恩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餞五侯門羨君素書常滿案含丹照日霞色爛余嘗學道窮冥筌夢中往往遊仙山何當脫屣謝時去壺中別有日月

天說仰人間易凋朽鍾峯五雲在窗牖惜別愁窺玉女窗歸来笑把洪厓手隱居寺隱居山陶公錬液棲其間靈神閉氣昔登坂恬然但覺心緒閑數人不知幾甲子昨夜猶帶氷雪顔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失所在別君莫道不盡歡懸知樂客遥相待石門流水徧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處得雞犬說中仍見繁桑麻翛然遠與世事間裝鸞駕鶴又復遠何必長從七貴遊勞生徒聚萬金產挹君去長相思雲遊雨散從此辭欲知悵別心易苦向暮春風揚柳絲

辭冗而泛與題不合於内言吳山越水鍾峯隱居寺桃源等處雜然亂陳殊無倫次題中所謂歸石門舊隱者又不知的在何處也又如何當脫屣謝時去及我離雖則歲物改崇鸞駕鶴又復遠等語俱不成句法以至結語渙散皆可疑也但

中間有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餞五侯門句似老鍊彷彿李白之作而全篇絕不相類此又不可曉也

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辭太輕淺而又近俗非白作也

上元夫人

上元誰夫人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毛錦身着赤霜袍手携嬴女兒閑與簫吹簫眉語兩目笑忽然隨風飄

詩辭雖工亦是閑散之辭與諸遊仙詩趣味自有不同者故傳之者亦少也眉語未詳或曰意會於眉睫之間心自相契

乎道耳

過彭蠡湖

謝公入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前賞逝可見後來遺空存而欲繼風雅豈云清心魂雲海方助興波濤何足論青嶂憶遥月綠蘿愁鳴猿碧水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囂煩

按此詩二首又一首云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其情辭詳贍已入選註訖此云過彭蠡湖者辭頗少異本是一詩而當時之傳寫者有詳畧不同耳是知李集之差訛不止此也又按碧水本云水碧乃是玉名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此云碧水彼云水碧可見彼是而此非矣

廬江主人婦

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為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

此詩謂廬江主人之婦即古時焦仲卿之妻也夫為客而不歸妻守節而不嫁盖美之也然亦未免於疑義故闕之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声夢裏長桃花飛緑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

辭意淺淡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句亦未穩

紀南陵題五松山

聖達有去就潛光愚其德魚與龍同池龍去魚不測當時板築輩豈知傳說情一朝和殷人光氣為列星伊尹生空桑揞庖佐

皇極桐宮放太甲攝政無媿色三年帝道明委質終輔翼曠哉至人心萬古良可則時命或太謬仲尼將奈何鸞鳳忽覆巢麒麟不來過龜山蔽魯國有斧且無柯歸來歸去來宵濟越洪波

用事堆疊辭不通暢恐非白之格調故疑而闕之耳若較於他人之作則此作之過人者亦多矣○按唐人有點鬼錄之病此詩或犯之也

魯中都東楼醉起作

昨日東樓醉（一作城飲）還應（一作歸來）倒接䍦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輕易譾語不足法也又何必屑屑以錄之扎李杜集中有此等之作不輕削者仍舊本而存之耳若有所選則必有所擇矣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回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為君開

辭輕易而意淺淡故闕之

過汪氏別業

疇昔未識君知君好賢才隨山起館宇鑿石營池臺星火一作大火五月中景風從南來數枝石榴發一丈荷花開恨不當此時相過醉金罍我行直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達五更吳歈送瓊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遠海明軒車且徘徊更遊龍潭去枕石拂莓苔

此第二首也條暢慷慨固為佳作但不如第一首句精意到故闕之耳一首入選註訖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時於落逢石上以紫綺裘換酒為歡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雁門黃雲蔽龍山嘆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共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

辭頗軟弱意屬孏散想亦一時應酬之作也然又豈他人所可及扎○內多有警句

夏日山中

懶搖白羽扇裸體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洒松風

辭涉輕淺一時之戲作也故闕之

對酒

勸人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黄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辭太輕清意由率易李白飲酒之作情思文詞之無至者亦多矣故畧於此耳

醉題王漢陽廳

我似鷓鴣鳥南遷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

醉後語辭亦淺淺耳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潸然感舊

昔在南陽城唯飡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時遊蒲潭上縱酒無休歇泛此黄金花頽然清歌發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殁唯傳廣陵散但哭邙山骨泉戶

何時明長掃狐兎窟
辭意平直而已無警拔精到之語如云縱酒無休歇句便自不可人意

憶東山
我今携謝妓長嘯絶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
此詩二首第一首已入選註訖此第二首也任意謾語故闕之

望月有懷
清泉映疎松不知幾千古寒月揺清波流光入窻戸對此空長吟思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
辭清而淺後四句不若前四句乃率尓之作也

春滯沅湘有懷山中

沅湘春色還風暖烟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此腸斷續予非懷砂
客但美秋萎曲所願在東山寸心於此足
辭平意直敘情而已非佳語也
上崔相百憂章 時在尋陽獄
共公赫怒天維中摧鯨鯢噴蕩揚濤起雷魚龍陷人成此禍胎
火焚崑山玉石相磓仰希霖雨洒盡炎煨箭發石開戈揮日迴
鄒衍慟哭燕霜颯來微誠不感猶縶夏臺蒼鷹搏攫丹棘崔嵬
聖豪凋枯王風傷哀斯文未喪東嶽豈頹穆逃楚難鄒脫其災
見幾苦遲二公所咍 音台 驥不驟進麟何來哉星散一門草擲
二孩萬憤結習憂從中催金瑟玉壺盡為愁媒舉酒太息泣血
盈杯台星再朗天網重恢屈法申恩棄瑕取材冶長非罪尼父
無猜覆盆倘舉應照寒灰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潏人羅鯨鯢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嗸嗸棲棲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時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樹榛拔桂囚鸞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犂德自此衰吾將安棲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以相擠子胥鴟夷彭越醢醢自古豪烈胡為此緊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儻辨美玉君收白珪

按百憂萬憤二篇皆是窮苦中陳情之辭辭不暇飾迫切故也當入辭賦類以見李白出處之一端云

詩

詠鄰女東窻海石榴

魯女東窻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清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頭為東窻枝低舉拂羅衣無由共攀折引領望金扉

後四句辭晦意暗自相掣肘不可以強解也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時閑瀟洒自終日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烟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

辭淡淺易故闕之

題羅丘崔明府丹竈

美人為政本忘憂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天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

翼雙鳬忽去定何依

此律詩也白罕為之然此恐非白所為者如云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及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鳬忽去定何依等句皆屬牽強而雙鳬忽去定何依句尤為生澁白果不能為律詩者乎盖唐人効白送賀知章之詩而為此詩學邯鄲而失邯鄲者也其清濁生熟不同不待辨而可見矣

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

昔遊三峽過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峯飛入君家綵屏裏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有情錦衾瑤席何宋宋楚王神女徒盈盈高咫尺如千里翠屏丹崖燦如綺蒼蒼遠樹圍荊門歷歷行舟泛巴水水石潺湲萬壑分烟花草色俱氤氳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幾歲聞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入

按此詩其意纏綿而辭軟弱與題燭照山水壁畫歌及趙小府粉圖山水歌大相徑庭設為白作亦非得意之辭也

白鷺鷥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閒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淺淡之辭一時適興未足為深賞也

詠槿第二首

世人種桃李皆在金張門攀折爭捷遲及此春風暄一朝天霜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亦可託何惜樹君園

按舊本以為詠槿第二詩也今玩其辭意蓋詠桂也謂桃李豔冶於春風而摧夭於秋霜不如桂樹之有清陰為可託似

當為詠桂之詩舊本謂詠槿者意義不相體貼矣

白胡桃

紅羅袖裏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念誦腕前推下水晶珠

意拘辭稚殊非老成之作不待辯而自明矣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畫高丘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行處巴水行天更不流

辭雖通快小巧而已姑闕之

洗脚亭

白道向姑熟洪亭臨道傍前有昔時井下有五丈床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裝西望白鷺洲蘆花似朝霜送君此時去回首淚

成行

此是洗脚亭之詩送別作也亦一時倉卒作也未足深為法者故闕之

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

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故交情深出處無間豈信頻及許為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便欲舉家就之兼書共遊因有此贈

家本紫雲山道氣未淪落沉懷丹丘志沖賞歸寂寞朅来遊閬荒捫談穹禹鑿夤緣泛潮海偃蹇陟廬霍憑雷躡天窻弄影憇霞閣且欣登眺美頗愜隱淪諾三山曠幽期四岳聊所託故人託嵩顛高義炳丹雘滅跡遺紛囂終言本峯壑自矜林端好不羨朝市樂偶與真意并頓覺世情薄尔能折芳桂吾亦来蘭若

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携訪神仙從此煉金藥

詩辭固好但舉家說道有乖名教白之不羈不可以為俗也故闕之

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烟霧足着遠近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家汶水濱

嘲誚太過不究其實彼徒竊儒之名者則中手白之所譏矣

懼讒

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衆女妬蛾眉雙花競春芳魏姝信鄭褏掩袂對懷王一惑巧言子朱顏成死傷行將泣團扇戚戚愁入腸竟或作兢

情辭切而辭欠婉白之不善於處讒也徒懼而已矣

軍行

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

白有從軍行詩云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辭健氣壯而音律瀏亮與此軍行詩大有不侔者又豈後人因其有從軍行而効為軍行者乎大率晚唐之人多有効顰之習編輯者失於精別耳

平虜將軍妻

平虜將軍婦入門二十年君心自不悅妾寵豈能專出解床前帳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

事未有考辭亦平平大抵為去婦之作也不必引為比喻意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辭意支離不相續照採詩意後二句當接說杜鵑花却說杜鵑鳥去意不相照一叫一回腸一斷乃宋元以下卑弱之辭曾謂唐之大方家而為此乎

寄遠

本作一行書說勤道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黄鶴為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自知未應還離居經三春桃李今若為當窗發光彩莫使香風飄留與紅芳待

首四句辭俗意綿末云留與紅芳待者意謂留待紅芳耳此語滯而意難曉白之才氣高明通快必不若是可疑也

又

玉筯落春鏡坐愁胡陽水聞與陰麗華風煙接鄰里青春已復過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催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臺

末二句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臺不成句法不惜夢三字尤生硬

其五

遠憶巫山陽花明淥江暖躊躇未得往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斷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

此如婦人女子之辭曰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者又成何等句語稍知詩詞者所羞道也白為之乎音信短字尤為生硬本用斷字而嫌於重故苟且足成一句而已矣不復知所

擇也

其六

陽臺隔楚水春草生黃河相思無日夜浩蕩若波流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遙將 點淚遠寄如花人

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句生意晦而難於強解末二句纖細恐非白作也

其七

妾在春陵東君居漢江島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一為雲雨別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

辭太媚而意太荒末句尤為褻謾之甚白之文辭張弛開闔必不若是蕩然也

其八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嘆復坐思坐思行嘆成楚越春風玉顏畏消歇碧窗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

此詩尤為淺俗里巷小兒女子之言也如云金瓶落井無消息又云兩不見但相思等句令人讀之忸怩

其九

長短春草綠綠階如有情卷旋心獨苦抽却死却生覩物知妾意希君種後庭閑時當採掇念此莫相輕

此詩託物頗有情思然多稚弱之辭

其十

魯縞如玉霜筆題月支書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行數雖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見之開緘意相續淚盡恨轉深千里同此心相思千萬里一書直千斤

自第五句以下辭意稚俗而纏綿當非大家手作也安可以之而污於白乎

其十一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来相思黃葉落白露濕蒼苔

前四句稍可後四句俗而渙散前後強弱不相配矣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来俗甚白寧有此作乎

其十二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色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玉清迥之明

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變忽為別使人錯莫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絕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襪美人美人兮歸去來莫作朝雲暮雨兮飛陽臺

辭意綿弱如婦人女子之態剛腸逸氣之王守復肯為是乎如寒燈厭夢魂欲絕句尤不暢然亦非風鬼所及是必李癡尚書之所為也

長信宮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更有歡娛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

前四句好中二句云更有歡娛處承恩樂未窮辭弱結語亦可固知非風鬼之作也不知其為誰耳

長門怨

天廻北斗掛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又

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屋起秋塵夜懸明鏡秋天上獨照長安宮裏人

詩共二首第一首之俗句不若第二首之清快豈後人之效爲者而反置於前歟第二首入選註訖

春怨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幃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床空

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床空句傷於小巧必非盛唐

之詩白之大手筆者寧肯低垂而道此乎

代贈遠

妾本洛陽人狂夫幽燕客渴飲易水波由來多感激胡馬西北馳香鬃搖綠絲鳴鞭從此去逐虜蕩邊陲昔去有好言不言久別離燕支多美女走馬輕風雪見此不記人恩情雲雨絕啼流玉筯盡坐恨金閨切織錦作短書腸隨回文結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見察焚之揚其灰手迹自此滅

此詩首八句情辭清暢自昔去有好言以下便自稚弱而纏綿與上文不相稱矣如云見此不記人及焚灰滅手迹意尤為鄙俗不知何人之作何故混入李白之集耳

閨情

流水去絕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恨君流沙

去棄妾漁陽間玉筯夜埀流雙雙落朱顏黃鳥坐相悲綠楊誰更攀織錦心草草挑燈淚班班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

辭有純駁不一如玉筯夜埀流雙雙落朱顏句甚鄙俚若鄭去中間不好之句則猶有可觀者不失於唐人之音律也

代別情人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傍桃花弄水色波蕩搖春光我悅子容艷子傾我文章風吹綠琴去曲度紫鴛鴦昔作一水魚今成兩枝鳥哀哀長鷄鳴夜夜達五曉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華音

辭多冗亂意無倫緒如云風吹綠琴去及今成兩枝鳥夜夜達五曉歸贈知寸心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等句或屬生澁或屬杜撰肆然出口莫知其的以之擬白汚白甚矣故黜

屑而辨之也

代秋情

幾日相離別門前生會葵寒蟬聒梧桐日夕長鳴悲白露溼螢火清霜凌兎絲空掩紫羅袂長啼無盡時

此詩近似但末句爲可疑耳大抵効李白之作者終爲結語所窘非獨此一詩也

對酒

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䭾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裏奈君何

此亦唐人譫謔之詩也誤入於此耳辭氣粗俗固知非白作也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如玉由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玩其辭氣是唐人小方家作也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苧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湖婦貞心比古松

辭淺意粗市井之俚語也

怨情

美人捲朱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前有怨情一詩雖是小作猶有辭氣此則淺俗之甚矣不知何人而為此也一之已甚豈可再乎

代寄情楚詞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狐吟雲陽一去已遠隔巫山綠水之沉沉留餘香兮染繡被夜欲寢兮愁人心朝馳余馬於青樓怳若空而夷猶浮雲深兮不得語却惆悵而懷憂使青鳥兮啣書恨獨宿兮傷離居何無情而兩絕夢雖往而交疎横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瑶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為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花（怳音恍）

大體不足取内亦有好句如云横流涕而長嗟折芳洲之瑶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有古詞意但純駁不一為可疑也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

色惆悵落水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鴈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難離群離羣心斷絶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暉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緑草飛蝴蝶今歳何時妾意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得聞

二詩氣格相似前為支離如云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寄言難離群離群心斷絶皆支離也後似簡潔以去年相别今歳相憶并寄書總六句言之有似簡潔然皆未免扵粗俗也欲寄音書那得聞句尤俗凡一題而有數詩者豈唐人皆有此作而誤入於此耶若以為白之作决不可也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窻白玉床

此詩蓋効白而爲之者也首何頗清結語不逮

代美人愁鏡第二首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燭我金縷之羅衣時將紅袖拂明月爲惜普照之餘輝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鸞思欲絕蒿砧一別若箭絃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却妾心斷玉筯拜墮菱花前

按代美人愁鏡詩有二首前一首辭頗清朗已入選註䟽此一首辭滯而俗如云影中金雀飛不滅臺下青鸞思欲絕句何滞也又云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却妾心斷玉筯并落菱花前句何俗也豈後人因題効作輯者因題而誤收之耶此類頗多可以意推而得之○又按題云美人愁鏡當作美人

對鏡而愁今乃反說美人贈我以鏡而照我之金縷衣下文一段愁事却又說美人之愁首尾不相照應且與題意不合不若前一首畧有體貼誠可疑也

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網塵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粧惱殺人

此詩尤為淺俗唐之徐凝亦所不道者而謂白為之乎若以為此白之詩則一條界破青山碧之句當與李白廬山瀑布詩同科而並傳矣

別內赴徵

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

其二

出門妻子獨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時倘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

其三

翡翠為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夜坐寒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

玩三詩辭氣相似皆効白而為之者或他人之詩而誤入於此也夫吳關在吳地望夫山在宣城楚關在楚西界按白傳白自蜀遊江東至會稽隨吳筠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薦於玄宗供奉翰林後乃回又以永王璘事被繫得釋而卒于金陵葬于城東謝家青山初未嘗自吳關而受徵也安得有王命之三徵乎白素貧安得有白玉樓翡翠樓金梯等物或曰

詩人之誇未必實也曰既云被徵自叙不宜以富自誇牽衣者妻子也不下機者妻也首舉二人末言一人又况不下機者蘇秦之妻也安得直用蘇秦二字後世之人皆好誦此詩盖為所欺而不察耳貴耳賤目不能反求諸心也

秋浦寄内

我今尋陽去辞家千里餘結荷倦水宿卻寄大雷書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我今入秋浦三年北信疎紅顏愁落日白髪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我問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為殊

據詩意乃白自謂今去尋陽離家有千里之遥從入秋浦之後三年不得家書也客有自梁地来者乃帶至内人之書問我客中起居之如何道路雖遠而相念之意不殊也按白在

尋陽隱于廬山屏風疊為永王璘迫至舟中後論罪處得于子儀解官贖之長流夜郎半道遇赦還江夏至金陵宣州遊秋浦卒葬于金陵城東青山上止有一女適田夫故萬憤詞云星散一門草擲二孩是時白妻想亦已亡矣安得赦後歸秋浦之時復有寄內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內人在梁地寄書與白而問其安否者乎抑且詩辭淺俗牽強如云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又云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為殊皆非穩當句語又可疑也

自代內贈

寶刀裁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別來門前草秋黃春轉碧掃盡更還生萋萋滿行迹鳴鳳始何得雄驚雌各飛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梁苑

空錦衾殤臺夢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有舊歌管淒清聞四鄰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窺鏡不自識別後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為人道寸心

此詩尤為鄙俗乃閭人偽為之者不可徒委於尚書廁鬼之輩何也彼二人者初無心於亂真特以後人失辨而誤收入於白之集中耳此云別內代內贈者皆有意於偽為者也魍魎盜名多見其不知量也噫學問深淺自有定分亦須自知何必過於干譽以要名乎如云遊雲落何山一晚不見歸及啼無眼中人句皆俗又云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句意尤為淺俚秦吉了道寸心猶非正當意也徒誇多耳白為文章之宗者果如是乎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

霜凋楚關木始知殺氣嚴寥寥金天郭婉婉綠紅潛胡燕別主人雙雙語前簷三飛四迴顧欲去復相瞻豈不戀華屋終然謝珠簾我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寄書道中嘆淚下不能緘

細玩辭意此非寄內詩也乃在秋浦感歸燕而謝主人耳詩辭清郎當入選註舊編錯謬於此又可見其一端矣

越女詞五首

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星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

其二

吳兒多白皙好為蕩舟劇賣藥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其三

耶溪采蓮女見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

其四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

其五

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粧蕩新波光景兩奇絕

辭氣粗淺俱非白作如云伴蓋不出來白地斷肝腸光景兩奇絕等句皆鄙人之語也况長干非越地吳兒非越人何以入於越女之詞蓋當時集詩者不別眞僞飣餖成篇以訛傳訛遂至於此今當以唐之辭氣白之材力較之則可見矣

浣沙石上女

玉面耶溪女青蛾紅粉粧一雙玉齒屐兩足白如霜

粗淺之病與前越女詞相似

示金陵子一作金陵子詞